20141001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人生何價應知自評估
莫要自懷寶藏投糞坑
今生不自珍視成貧窮
懈怠散慢墮落應慚愧

人生價值在哪裡？我們自己應該要知道，我們自己要好好評估，人生價值在哪裡呢。我們這輩子怎麼來？而來到人生應該要做什麼事？而且我們未來的歸向又是什麼？又再未來我們的人生要投向何處？這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我們的人生，應該要很用心，要「自知」。自己好好來評價，評估我們自己，到底生來這輩子，是為自己？為家庭？為社會？或者是為無所事事？瞭解我們的，只有我們自己最瞭解，別人無法瞭解。但是凡夫，有幾個能自了解呢？唯有學佛之後，自己要多反省，反省我們過去的人生。我們人生方向找到，什麼樣的方向是我們應該做。找到的道理是不是有照這軌道走還是沒有？這實在是很重要，其實佛陀跟我們說的很清楚，人人都自懷寶藏。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都有跟佛同等，跟佛一樣的智慧。跟佛一樣能夠體會天地宇宙萬物真理，「智慧同等、覺性同在」。是為什麼佛陀已經覺悟了，而我們凡夫還是還是一場的糊塗？還是在人生隨著境界心念的起落，無法清楚我們到底方向在哪裡。儘管我們學佛，也聽了，也相信了，人人本具佛性。卻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常常外面的環境製造了煩惱，埋覆我們的佛性。智慧光明透不出去，外面境界一片糊塗，就像「懷著寶藏投在糞坑一樣」，不知道要好好「即時精進」。「今生不自珍視」，我們永遠就像《法華經》譬喻的貧窮子，還是又回歸貧里，這樣不是很可惜呢？

明明人人都是富家子，只是一念無明，就在外面放蕩流浪。好不容易回歸到父親所住的地方，又是看到裡面這麼堂皇，自己認為若在這個環境中無法生活下去，所以他害怕又離開了。還是父親日日夜夜在思念他的孩子，儘管離開很長了，但還是孩子的身影清楚。孩子又再往後退，要退回貧里。長者趕緊叫人追，但是這孩子迷糊了，不知道父親的用心，不知道有貴人來到他身邊，要再帶他回去，卻在那個地方，大聲喊叫，害怕而昏過去。父親遠遠看到，知道孩子根機還不夠，還不堪一下接受家財的富有。還是要用方法，慢慢誘引，才可以再帶他回來。長者就要用其它方便法，派人去接近，慢慢已經帶回來了。現在帶回來，脫離了貧窮，要怎樣讓他能夠把貧窮的觀念，這樣的生活，如何誘引，讓他知道貧窮是苦，應該要發大心。所以說「懈

怠散漫墮落應慚愧」，**如果沒有慚愧，永遠就是在懈怠中**，永遠就是退歸貧里。**學佛要常常有慚愧心，學來要在我們心中，心裡若清楚，外面的境界才不會糊塗了。**

就像佛經譬喻品（《百喻經》卷四（八二）比種田喻），有一個人，他有一塊田，很大塊的田。但自己就是很散漫，久來，那塊土地放著荒蕪了。有時候自己會想，看人家每塊田園都種植得很漂亮，時間到都豐收。自己的田放著荒蕪，實在可惜！自己這念心起，就去看別人耕作整地。就問人家說，「你這塊田地，看你每年收成很好，你到底是用什麼方法，來經營這片田園？」這片田園的主人，就這樣跟他說，「我們的土地，我們要珍惜它。要知道土地的性，平時要『養地』，土地要保養。要耕作的時候，要將土地翻鬆，土地鬆了之後，同時還要平，要又平又鬆，這個時候，我們才可以播種子。」這樣教他。

同時如果要「種田」，要有水分，水跟土地要經過「牛犁過」，翻過土，土地還要「耙平」，才開始栽秧種稻。這樣不管是旱田的方法跟他說，水稻的方法也跟他指導。這個人聽後，這樣我都知道，開始要「種田」，就要先整理土地。果然一片雜草叢生的土地，他已經叫人整理好了，土地也鬆了、平了。所以他很歡喜，這這個方法沒錯，開始就要灑種子了。他就這樣想，我如果去灑種子，這片田地又平又鬆，我腳踏下去撒種子，這片田不是又變硬了，經過我踏過就又硬了，要怎麼辦？我這塊土地，這片田種子灑下去後，收成一定要比別人好。人家常常說我無法耕作，這回我的田一定要耕得很好，有很好的收成。現在這片田又鬆又平，我如果下去灑種子，兩隻腳踏下去，土地踏硬了，要怎麼辦？

自己想，我應該坐在椅子上，請四個人抬著我，我就在椅子上灑種子，這樣土地我就不會踏到了。他真的找四個人來抬，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撒種子，很多人看到，這是在做什麼？他就很得意說，「你看我的土地，都不用用我的腳下去踏，就可以灑種子，土地還是很鬆，地就不會變硬。」大家就在哪裡笑，兩隻腳怕把土地踏硬，竟然增加八隻腳，在那裡踩踏土地。這就是凡夫，修行的人，應該要聽指導。指導的人所教他的，不管是旱田、水田的方法，都把他教得很清楚。自己卻自作主張…。這種譬喻就是「戒」，我們「戒、定、慧」一定要有。這是學佛最根本，不管出家、在家。「在家」人有「五戒、十戒」，我們「出家人」，有三百五十幾戒，甚至五百戒。「戒就是規矩」，戒師是這樣教我們，叢林就是要有這樣的規則，要「慇勤精

進」。我們若是一念懈怠，或是自作聰明，就像那片土地一樣，沒去耕作，整塊田都荒廢。要去耕作，沒有好好守規矩，反過頭來還違反規戒。這樣就是大錯特錯，犯了很多煩惱戒律，這是錯誤的。

所以，我們人生的價值，好不容易可以聽聞到佛法，這是人生的價值。我們有沒有用功？是不是聞法信受奉行，自己最知道。所以要自評估，我們自己是不是分秒不空過，是不是步步在法的規戒中前進呢，我們自己最知道。不要「自己身體懷者寶藏，還投入糞坑中」。「大家要懂得自愛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時間過去就不會再回來。業如果造下去，就永遠隨身。」所以今生「不自珍視」，那就是「成貧窮」。我們若是「懈怠散漫墮落」，又不知道要慚愧，不知道要懺悔，永遠就是墮落，可怕啊！三途苦難、六道輪迴、四生沒辦法自己，這實在是苦不堪言！「佛慈」，佛陀慈悲來人間，「一大事因緣」無不都是要來指導我們，如何走在這條路，方向正確，找回我們的清淨佛性。常常說人間事，人間路要先鋪平，才有辦法入菩提道。我們人跟人之間，真正的要互相，人人的心合和互協，這個世間不就是真善美。「真」就是「虔誠」，「善」就是「整齊」，人與人之間「互相和睦」的整齊。如果可以這樣，看起來就很「美」，這是我們人生方向的價值，「自己懂得自愛，跟人群會合，就是真善美。」

眾生有苦難，我們即時投入，拔除他的苦難，不受眾生習氣所污染。而且「苦既拔已，復為說法」，這就是佛陀教導我們的菩薩道。最近這段《法華經》，一直就是說貧窮子的故事。貧窮子的故事，是「須菩提」自己形容，這就是他已經瞭解了、懺悔了、慚愧了。從他們過去修行過程的心態，跟佛陀用心、用愛的付出，跟那貧窮子，不知道父心的愛，是一樣的道理，這樣放蕩在外面。這長者或是佛，佛如長者，不忍心浪蕩子，不忍心眾生還在迷糊中，所以要設種種方便，派遣兩個人，這兩個人昨天說過了，一個是譬喻菩薩，一個是「法」。唯有「菩薩應用法，投入人群度眾生」，所以前面文這樣說：

經文：「時二使人，即求窮子，既已得之，具陳上事。」

已經跟他接近了，接近之後，邀他一起來去那個地方做工。在那個地方做工，我們的生活可以穩定。那邊工資不錯，你如果要去我就陪你去。用這種方便法，去接近貧窮子，用方法把他找回來，這是父親的智慧。派遣他的傭人，這也是佛陀慈悲，派遣的是菩薩與法。用菩薩，啟發菩薩心，菩薩受了道理去廣度眾生，用種種方便法，一樣的道理。下面接著這段文說：

經文：「爾時窮子，先取其價，尋與除糞，其父見子，愍而怪之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爾時窮子，先取其價」；慕滅方肯修道，故云先取其價。領解前述適其願故，爭出火宅。

那個時候，窮子，貧窮這個人，他來到這個地方就要先問：我做這工作，到底代價是多少？做這樣的工作，能夠得到多少錢？所以「先取其價，尋以除糞」，我做這項工作可以得多少錢？孩子在討價還價，父親遠遠看，「其父見子，愍而怪之」。在外面流浪，很不容易，回到這環境中還在計較，我要做這個工作，到底代價是什麼？父親還是很慈悲，遠遠看孩子，孩子就是這樣根機。父親慢慢觀察兒子動作行為，就像佛陀觀察眾生的根機，用什麼方法可以投眾生的根機。所以我們一舉一動，佛陀就「看在眼裡，慈愍在他的內心，用心設法，應機投教。」

所以也就是說，那個窮子要「先取其價」，就是「慕滅方肯修道」。他覺得說人生我聽到了，佛陀開始講苦！「苦集滅道」，這樣我知道。我修行就是為了要「去除苦」，要去除苦，要先讓我「滅」，滅掉我的煩惱，滅掉了我跟人的因緣。因為一切「苦的來源」，無不都是與人這樣的「攀緣」。見境，看到外面境界，心去緣那個境，就造作很多業，這個道理我知道。所以我要先取得的，就是不要跟人再攀緣，我的心不要跟外面「緣境」。我要能先取得，不會再來生在六道中，我能夠取得「斷滅」於六道輪迴的代價。

我的修行就是要修在這裡。所以他「先取其價，領解前述，適其願故」，先要去領受，四諦、十二緣法。過去佛陀所施教，因為眾生聽不懂，佛陀第一項要讓大家知道，「人間苦難」，聽後，我已得到了。接下來知道因緣，「一念妄生，十二緣起」，就這樣一直來生，再造業等等。他不要，他（以為）這個價值已得到，所以說「領解前述」。就是前面所說的法，也是佛陀初轉法輪，他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。所以「適其願故」，就是這樣，就像那些孩子在火宅中，長者看到很危險，趕緊外面設「三車」。有「鹿車、羊車、大白牛車」等等，看到趕緊出來。但他不是只要他們（孩子）脫離火宅，在火宅中他們也不知道苦。一直到覺得，外面有好玩的車，才趕緊出來，就是要爭取那些車。出來到外面，「四衢道上」，就是在平坦的土地上。長者才開始

說，這三台車的價值在哪裡，「羊車只是這樣，只是可以玩而已。鹿車只是一個人，只可以拖一個人而已。大白牛車裡面裝滿一切寶物，還可以帶很多人，裡面有主人，還有很多可跟隨的人，你看這麼多人可跟著這台大白牛車，向前前進，逍遙自在。」

大家看了，才知道原來我追求鹿車、羊車「太小」，我應該來取這台「大白牛車」。所以還不瞭解大白牛車的意義，大家取向的只是羊車、鹿車而已。大家「爭出火宅」，只是為了「小乘」羊車、鹿車而已。所以他也是大乘，現在聽到佛陀跟菩薩講話，大乘法。佛陀並沒說「你是小乘，你是大乘，你是大乘根機，我向你說菩薩法」。佛陀沒這樣說，卻是自己自我評估，感覺我就是修這樣的行，我就是在這裡。佛陀在鼓勵菩薩入人群度眾生，這跟我沒關係，所以他「沒有去取著」。因「不好樂」，前面的文也講過了，「不好樂，所以只是守在小乘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尋與除糞」；猶云先問其價，取價是適願。除糞是爭出，二乘慕滅修道，所以先取其價，即先取滅道之價，後除苦集之糞。又先發二乘出離心，名為取價。

這「猶云先問其價，取價是適願」。取這個價值，這樣我已經滿意了。「除糞爭出」，這種工作，我就甘願做這種的工作，這樣我願意。這樣可以領到錢，樂哉！樂哉！苦力出去，粗工作出去，我就可以領到這樣的錢，這樣生活。這與「二乘慕滅修道」同樣，所以「先取其價，即先取滅道之價」。若是「菩薩」就沒這樣了，「菩薩就是救人就對了，投入人群中度眾生，這就是目標！」不收回饋，就是付出不收回報。付出他就很歡喜，付出就是他看到眾生得救的代價。但是「小乘」的人，就是要讓我得到，得到斷除來生的苦難，這樣討價還價，這樣在計較。

這就是大小乘差別，小乘心量狹窄，大乘心量開闊。大乘心量心包太虛，心繫眾生，眾生的苦就是菩薩的悲，所以大小乘不一樣。其實菩薩、佛跟我們眾生都是平等的佛性，都有一樣的寶藏。只是我們小乘的人，在小根機，只守在自己自得，這種獨善其身。所以「又先發二乘出離心」，普通人就是這樣。二乘，聲聞、緣覺，這叫做取價。我先「二乘」好好修，取好這種，不要跟眾生攀緣，生活樂哉、悠哉沒有責任，這樣過日子，這種的代價。

＊「後方作四念處觀，伏斷見思煩惱，名為除糞。」

後方作四念處，知道佛陀這樣說，你這樣修行，就不用再來輪迴。所以因為這樣，他就開始「四念處觀」，除了「四聖諦」，還有「四念處」。四念處大家知道，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」開始要用心仔細去了解，這「人身」真的是「不淨」身，而且「法」，一切法都是「無常」。我們的「心」生住異滅，道心要堅固也是很難，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。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」，真正的日常生活，十有八九是不如意，這實在是「苦」。何況是「老病死」的苦，何況「愛別離、怨憎會」種種，又是我們身體五蘊熾盛。這種身體的不淨，裡面就包含這麼多的道理，「到底我們有沒有在用心，有沒在瞭解，知道苦的源頭？」

從四念處中，光是在我們身體，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」。這都是在「集」，從集中來到苦。這「集」再「細膩」，「一切唯心！」因為心，生住異滅，發一個心修行，願意修行。沒多久的生活，懈怠散漫，這全部都是我們修行的過程。要怎樣降伏？要斷，要降伏這個心，就要斷！要斷見思煩惱。累了！是不是今天累了，不舒服，所以不是今天稍微休息，稍微懈怠一下，「默默耕耘大平林」比較舒服，是不是這樣？這一念心，「精進心降伏煩惱」，一念精進，斷除煩惱的心，這樣不是很簡單的事情。這見解入人群中，要和大眾生活，這樣才是「虔誠和睦」，才是「真正的修行」，才是「真正的合群」。這樣這個人生，我們的選擇才是「美」的，才是圓滿的人生。所以要「伏斷見思煩惱」，在人群中「簡單的生活」，名為「除糞」。我們要用功，要除掉種種煩惱。不要說，「怎會修行譬喻成除糞，光是在清垃圾而已。」其實「外面的垃圾是應該清，清我們內心的垃圾才是真功夫。到底內心垃圾有沒有除？所以我們光只是看到在除外面垃圾，無法看到人人在除內心的垃圾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其父見子，愍而怪之」
「愍」，佛見二乘子，愍其無好樂福德莊嚴相。
「怪者」，怪其無求大之心，得小失大，豈不可憐可愍。

所以「其父見子，愍而怪之」。「愍」就是佛對眾生的「愍念慈悲」。見二乘弟子，真的是不好樂，沒有起歡喜心，要入人群造福業。

那就是無好樂福德莊嚴相，這是二乘弟子「不好樂」。不好樂的心，不願意，不願意入人群去結福緣，所以他就沒有「福德相」。人與人都要「互相」，你不願意互相，不願意與人家合齊，自然人家看你不歡喜。你看人不可愛，人家看你不歡喜，這樣就沒有福德莊嚴相，所以福是在人群中修。「怪」，「愍而怪之」，怪其無求大之心，你既然修行，為什麼不肯發大心？這是「怪」，得小失大。同樣要修行，現在既得到佛法，既得佛法為什麼不發大心？豈不可憐可愍！

各位學佛我們要好好愛惜自己，自己人生的價值，是自己要提升。生命的價值，我們要先去做人家生命中的貴人，自然人人都是我們「生命中、慧命中」的貴人。因為外面，人人就是我們成長慧命的貴人。「我們願意付出，是人間生命中貴人」，若能「互相付出」，就是我們生命價值。所以我們若要問，生命何價？「應知自評估」，是自己最知道。自己好好想，我們到底是「慇勤精進」，還是「懈怠、散漫、墮落」，就要看我們自記，假使我們有「懈怠、散漫、墮落」，我們要趕緊慚愧。須菩提就是在佛前先懺悔，先慚愧，然後告別了他的過去。敘述過去他接觸佛法過程，就如那貧窮子一樣。何況是我們！所以我們要好好自我反省，也自我懺悔、慚愧。要時時多用心呀！

【補充說明】:《百喻經》卷四

（八二）比種田喻

昔有野人，來至田里，見好麥苗生長鬱茂，問麥主言：「云何能令是麥茂好？」其主答言：「平治其地，兼加糞水，故得如是。」彼人即便依法用之，即以水糞調和其田下種於地，畏其自腳蹋地令堅其麥不生，「我當坐一床上使人輿之，於上散種，爾乃好耳。」即使四人人擎一腳至田散種，地堅逾甚為人嗤笑，恐己二足更增八足。凡夫之人亦復如是，既修戒田善芽將生，應當師諮受行教誡，令法芽生；而返違犯多作諸惡，便使戒芽不生，喻如彼人畏其二足倒加其八。